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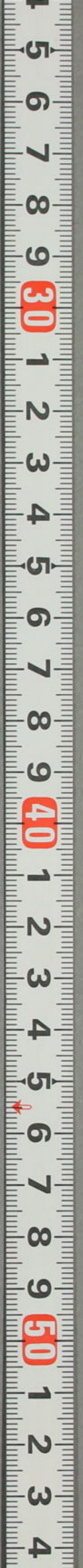
共五冊

論語集解義疏

一

口 12
3083
1

論語集解義疏



日 12
3083
15



魏 何晏集解
梁 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元治紀元
甲子補刻

論語義疏五冊

浪華 萬蘊堂梓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彛俱遊下毛
足利學足利之藏昔稱石室中遭
散失而塵塵乎存於今海外後世
所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彛乃與伯
修讐校七經孟子而還考文既刊

言言義疏
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爲多矣。而又
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即
亦海外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
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
皇侃引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
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

精博爲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
等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判定
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
知馬氏所考。即所親覩。而云歟。抑
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昺出
而後。以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

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按。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况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具論語疏。以駁揚用修。其他匏瓜為星。一二若

觀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因此視之。海外後世。今已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為尚。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

廢矣。廢以至亾。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義。既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寸有所長。兩立而並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久。

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鑄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鑄焉者。伯修既再按以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內行。既弘矣。即傳之。

海外而俾知吾邦厚固。有關文
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
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
遂爲之序。

寬延庚午春正月平安服元喬



皇侃論語義疏序

宋咸平時日本僧齋然嘗獻鄭康成所注孝經乃中
國所亡失者是時但藏於祕府外人莫得見久而其
書復亡嘗憾當時在廷文學諸臣曾莫爲意未能使
之流傳世間抑何其蔑視先代傳注如土苴之致不
足貴而輕爲棄絕之也先是周顯德中新羅亦嘗獻
別敘孝經亦云卽鄭注乃皆得自外國而旋失之豈
不惜哉向見錢遵王所記論語異文云傳自高麗其
本世亦罕見吾鄉汪翼滄氏常往來瀛海間得梁皇

侃論語義疏十卷於日本足利學中其正文與高麗本大略相同彼國亦知中夏之失傳矣其扶微舉墜之意懇懇欲大其傳而不爲一邦之私祕此其所見誠卓而其意誠公夫孰得而小之也哉新安鮑以文氏廣購異書得之喜甚顧剞劂之費有不逮浙之太府聞有斯舉也慨然任之且屬鮑君以校訂之事於是不外求而事已集既而太府以他事獲譴死名不彰人曰是鮑子之功也以文曰吾無其實敢冒其名乎謂文昭曰是書梓成時未爲之序者人率未知其

端末夫是書入中國之首功則汪君也使天下學者得以家置一編則太府之爲之也春秋褒毫毛之善今國法已伸而此一編也其功要不容沒于幸爲之序而并及之使吾不尸其功庶幾不爲朋友之所譏責吾始得安焉以文之命意也如此用是據實書之若夫皇氏此疏固不全美然十三家之遺說猶有託以傳者爲醇爲疵讀者當自得之如或輕加掎摭是又開天下以廢棄之端也吾其忍乎哉

乾隆五十三年元夕前一日杭東里叟盧文昭書

寬政七年春三月增刻



論語集解序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

疏劉向者辟疆之孫德之子前漢

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太子太

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

傳之

疏

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

齊論語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疏猶是弟子所記

故謂為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

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

亦多於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

魯論也疏以教授之疏此三人傳齊論亦故有魯論有齊論

疏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疏魯恭王時嘗

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疏漢景帝之子

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齊論有

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疏齊論有

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疏齊論有三論文皆不同

多魯論二篇知道是古論亦無此二篇疏齊論非唯長

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一篇疏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

題為一有兩子張疏一篇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為

政為一篇故凡論凡二十一篇疏古論既分長一

中有兩子張篇也疏凡二十一篇疏古論既分長一

十篇也疏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

齊魯論疏之號曰張侯論疏論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二

名之曰張為世所貴疏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

侯論也張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疏故世之學者皆貴

重於張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疏不悉其名也章句

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二。古論唯博士

孔安國為之訓說。疏。訓亦注也。唯孔安國而世不

傳。疏。古世人不傳孔注。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為之訓說。疏。漢有馬氏。亦注。漢末。太司農鄭玄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疏。鄭康成又就

考校齊古二論。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

生烈。皆為之義說。疏。此三人共魏人也。亦前世傳

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疏。自張侯之前。乃

而不為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疏。中間謂苞

注說也。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疏。孔周馬之

時。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疏。既注者多。聞故。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疏。

此平叔用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有不

已。今集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疏。

安者。頗為改易。疏。偏為改易。下已意也。頗猶偏也。何

名曰論語集解。疏。既集用諸注。以解也。此書。光祿太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太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

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

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

也。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

論語集解序 終

論語義疏敘



梁皇侃撰
日本根遜志 校正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
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
不一。或負辰御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
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頽周。生魯。長
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及魯。刪詩定
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

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
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頽壞
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
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泪微言
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
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
為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
以孝為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為體者則謂之為
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

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
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
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
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
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為倫
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一稱義無異也第
一捨字從音為倫說者乃眾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
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
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

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拜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

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錄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

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二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三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

篇，雍也爲第二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三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卽今日所講者是也。桑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二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大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

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
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
爲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
悉其名至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太常東海王肅
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爲義說魏末吏部尚書
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
孔注又自下己意卽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卽是魯論
爲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壞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琰

右十三家為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

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二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義疏敘

論語集解義疏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壞字道夷

晉中書令穎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琰字季琰

右十三家為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人之講先通四集

若江集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

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別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然

則則亦具錄于後也並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

其文論語而古史亦限云三十八篇林林於說其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學而第一

疏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段

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
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
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言不學不知道。是明
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適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
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
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註馬融曰。子者。男子。通

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註愠怒也凡人有其所不知君子不愠

之也疏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指於孔子

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

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為首也然

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得

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

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為學從幼起故以

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

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

已成能為師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也此段明學者

能為長能為又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

少時法也謂為長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

先王之道德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

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身中為

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人身身中為

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

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教則勤

苦而難成是也既不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

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

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一

二

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
 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
 聲聲亦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入也秋
 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亦重濁時學
 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
 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今云為學而時習之
 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習也
 人之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
 廢抱欣暢之謂也言無忘其所為可欣
 樂乎者此第一友朋猶黨也共為交也同處
 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共為交也同處
 有也共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共為交也同處
 子自猶從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孤陋而寡聞
 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孤陋而寡聞

里我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
 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
 彌復可樂故亦遠也然朋疎而友親至既樂友
 是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則心多與樂俱
 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自得於懷
 抱彰心多故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熙云君子復
 形彰心多故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熙云君子復
 况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且人
 不知而謂凡人也學為己君子此第三段明學已成
 者也一人謂凡人也學為己君子此第三段明學已成
 二釋一古之學也為己君子此第三段明學已成
 內映而他不可見知而不怒君子之道也
 有德已為所可貴又不知怒人之不知是故曰亦德也
 一通云君子易事不備於人不知是故曰亦德也
 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怒之而為教誨怒之道

也為君子者亦然也。○**註**馬融曰至懌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知也。○**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為朋。同志為友。然何集注皆曰。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何故不言也。○**註**慍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為便也。故李充云。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肆。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註**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註**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疏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為人孝悌者。其好犯上者鮮矣。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弟曰悌。也。云謂君親也。鮮者。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犯上為違。為心。上恭從為性。若欲犯其親。則必無其顏。諫爭者。有此人以少也。然孝悌者。實都其親。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不諫。故開其少。分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志在諫。悅先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

者實在辨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犯上必不職。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好犯上。必不為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為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間。然。如。為。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無。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親。之。心。自。是。恭。順。而。不。孝。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心。自。是。恭。順。而。不。好。者。亦。有。未。之。有。也。云。君。子。務。亂。此。孝。者。不。好。子。必。無。亂。理。故。云。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為。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之。本。若。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教。仁。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以。親。愛。為。基。故。諸。及。本。物。也。為。仁。也。○。由。生。也。本。基。至。成。也。○。然。以。親。愛。為。基。故。諸。

衆德悉為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

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疏子曰

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為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巧。言。令。色。之。人。非。人。於。仁。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巧。言。令。色。之。人。非。實。令。色。無。質。無。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疏曾子曰至

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曾子言我生

也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為他人圖

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

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

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為信乎云傳

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

過自視况復凡人不可為此三事乎言不可也每三

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

字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疏曾參名參

本也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講習也疏以古人之言必

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講習也疏以古人之言必

也稱師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司

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

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

事而信註苞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也節用而愛人註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
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苞氏曰作使
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疏章子曰至以時此
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
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
謂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
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事無
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
與民必信故云信也故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
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
可驕慢故云愛人也故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
也及道路是也故云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
也

之稱使之法則唯指黔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
此明千乘之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為步者司馬法者
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為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
之說也凡一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
步六尺也云步百為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為一
畝也云畝百為夫則為夫者每畝謂為夫者古者賦
畝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制所養人自隨地肥瘠
家多則少耳故王制云夫三為屋者每夫百畝之分
農夫食九人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並而言之則廣
云夫三則長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並而言之則廣
一里一里則長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並而言之則廣
義名之也夫一夫一屋也云屋三為井者尚屋廣一
故合三夫三屋也云屋三為井者尚屋廣一里
長百步今夫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何者為井者
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為井者為
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為耦長沮桀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潮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畝然。因廣六尺。以
 尺耕。伐地。為。通。水。流。二。尺。謂。之。溝。取。其。遂。水。相。通。如。夫。為
 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謂。之。溝。取。其。遂。水。相。通。如。夫。為
 井。夫。田。首。倍。之。廣。二。尺。謂。之。溝。取。其。遂。水。相。通。如。夫。為
 字。故。其。漸。深。有。溝。也。謂。之。井。名。云。田。間。之。水。始。遂
 也。溝。取。其。漸。深。有。溝。也。謂。之。井。名。云。田。間。之。水。始。遂
 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云。井。十。為。通。者。其。地。有。三
 十。屋。相。通。共。出。十。里。一。里。謂。之。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為
 城。者。其。城。通。共。出。十。里。一。里。謂。之。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為
 也。其。地。有。三。百。屋。出。一。車。一。乘。出。一。甲。士。十。人。法。一。成。二
 十。人。也。云。云。城。出。一。車。一。乘。出。一。甲。士。十。人。法。一。成。二
 謂。城。也。云。云。城。出。一。車。一。乘。出。一。甲。士。十。人。法。一。成。二
 者。千。里。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
 十。六。里。有。奇。者。方。百。里。有。方。十。里。若。方。三
 百。里。三。為。九。則。有。方。百。里。有。九。合。成。方。十。里。者
 九。百。乘。是。方。百。里。有。九。合。成。方。十。里。者
 少。百。乘。是。方。百。里。有。九。合。成。方。十。里。者

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今。半。斷。各。長。三。百。里。
 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今。半。斷。各。長。三。百。里。
 設。法。特。碑。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里。
 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一。邊。是。方。十。六。里。
 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一。方。十。六。里。者。一。
 一。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一。方。十。六。里。者。一。
 六。分。一。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一。方。十。六。里。者。一。
 方。一。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一。方。十。六。里。者。一。
 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里。有。奇。也。云。
 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
 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
 千。乘。用。地。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
 以。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
 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亦。不。得。過。千。
 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
 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復。殷
 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

能致其身註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曰子夏

學矣。○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於賢則此
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
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
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
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
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竭其
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
君能致其身者。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
難。故宜致身。但親就養有方。非患難之所。故云竭
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接。義主不
信者。入則難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
欺。故云必有事親也。云雖曰未學。吾亦謂之學也。此
假合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

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
謂己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皆
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孔安
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姓卜。名商。字子夏。○言
以至善也。○此
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

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

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鄭玄

曰主親也憚難也疏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

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
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
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
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

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如己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合勝已。勝已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為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己。所以退也。夫同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論才同德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誡。奚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故李充云。若結友過失。其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也。故李充云。若結友過失。其

人。改之為貴也。○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侃案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取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慎終者

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疏曾子曰。至厚矣。○

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為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為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又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弃。是以慎終如始。則

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其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求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云：夫子之求，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已也。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鄭玄曰：異也。云：必與聞其國政。亦會兩通也。明不就至治也。云：言夫子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疏子曰：至孝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志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是也。言人子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則已。而外必有趨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論孝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

○皇曰曰用應機活之
義周易曰六行之義五
其用四十有九老子曰
沖如盈其用無定用字
義與此相同小戴說燕
義曰和寧禮之用也
外戚傳曰禮之用婚姻
為敬疏皆此義也非解
用之用也。又曰和與和
同之和非中和之和也

也。○**疏**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志若好
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
行者得專行也。○**註**孔安國
曰至道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

不可行也**疏**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為貴

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

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

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聖人為天

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

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和

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
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

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

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

行也。○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為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

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註**苞氏曰恭不令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

敬也**疏**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論語集注卷之十四

○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

○說卦傳曰知往者順知來者逆

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
珠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
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
之事並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

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註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

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

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

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

磋琢磨者也疏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

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

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

人為諂也云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

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

云子曰可也者答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

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

可未及臧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道雖

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為可然而不及

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

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也者又舉富

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

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

以行禮故不言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
 言貧樂富禮並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
 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
 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
 說貧樂富禮是自此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乎
 以諮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乎
 貢既知引詩也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
 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義於此也云告諸往
 而告知來者也始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
 以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
 可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
 也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所
 也告往事而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其不肯
 衛君不欲指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
 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
 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悒仲尼欲戒以禮中子
 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為喻也○**註**鄭玄曰至苦

也○願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

但患己之無能知也**疏**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

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

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人

教興乎此矣**論語為政第二****疏**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

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者正

也政所以正不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政正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註**鄭

玄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疏子曰至共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

性故云以也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

為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

如云云者此為為政以德之君為譬也北辰者北

極紫微星也此所猶地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

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

宗之以為主也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則民

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

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註**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

註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註**苞氏曰歸於正

也**疏**子曰至無邪也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

也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

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

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

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

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

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為政

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不曰

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邪也

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

註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註**孔安

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疏**子曰至且格

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

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

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
 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別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
 者興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刑者免猶
 脫也興法辟以割制物者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
 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常則則可矯而
 與則可避無恥也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則去性而
 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取於物
 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
 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
 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
 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
 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
 情有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
 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立
 以導之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立
 政之以制物則物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
 避之矯則物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以

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
 則皆用志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
 也也郭象云安國曰政謂法教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注有所成立也

四十而不惑注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

命注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注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注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者疏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
 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幾年十五
 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眠故始此

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業成立也古人三年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邦家以之蒞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者謂窮通之分也所謂天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者天命謂窮通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言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

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德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莫逆於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于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註國曰知天命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註也子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於我

論語集解義疏卷之一

二十一

言言不角義疏卷之一

一六

對曰無違註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

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子孟懿

至以禮問孔子為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問

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

樊遲孔子弟子樊須也字子遲御也謂樊遲

孔子前答懿子御車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

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欲使樊遲為孟孫解無違

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

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旨故反

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者向樊遲釋無違之旨也

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為答也

此三事為人子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

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

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屬於孟孫

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

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

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達

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謚也云魯大

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

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曾有三卿至八份自釋

也云懿謚也者諡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

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

如經緯天地曰文撥

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註馬融曰武伯

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

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疏孟武伯問至之憂

云孟武伯問孝

者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問孔子行孝法也云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其於子也言
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
己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
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

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疏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

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
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
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
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
乎者言犬馬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
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為殊別乎註苞氏
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
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
能至於犬馬也云不敬則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
於犬馬也云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
若養親而不敬豕畜之也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
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
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
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
敬之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孔安國曰。回。弟子

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

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也。註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

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疏子曰。至愚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

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

為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

一即解無所諮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

故繆播云。將言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

若愚也。云退而云云者。謂回聽受體。已竟。退還其

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私與諸朋友談論也。

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眾講說。見回不問。如似

愚。人今視回。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足發

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聖奧。振起風訓也。回

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

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眾人。未達者也。

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

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

安。有所匿其情也。疏子曰。至廋哉。此章明觀知

以。用也。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

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二一四

○此由曰此言觀察人君之法也。以用也。信用託事也。入觀說曰。觀其所安。可以知其人是也。由。護。猶由道之由安。謂有所欽慕。猶往而安其月也。孟子曰。再牛。子。謂淵則具。而微。取。回。安。安。字。當。如。是。觀也。

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答云：君子先有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一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行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權，故凡有言皆合後人從之。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之必可。則合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注：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也。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至不周。此章明君

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周遍天下也。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為惡。周遍天下也。善者故春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注：不學而思，終

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死也。疏：子曰：至則殆。此章

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注：攻，治也。善道有統，故

猶慎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玄曰言行如此

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
疏子張學至中矣○云子
祿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
曰多聞闕疑者答求祿術也疑惑之事也言人
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
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闕之而莫存錄故云多
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存錄不疑者
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
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
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
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
若服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

其餘者其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
殆者而所餘不殆者亦何必並其中其理故又宜慎
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慎
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
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甯
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
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
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
無之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
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註**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謚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註**苞氏曰錯置也
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疏問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

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

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枉則民服者答哀公曰

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後為弟子所記仍舊孔子則

當時人非弟子所記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

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

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亦由哀公廢直用枉

置邪佞之人則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

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錯諸直則民不服者

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

此舉哀公之政如也故民不服也江熙云哀公當

好耳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

也此問目之悅群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

季孫肥也康謚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

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

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

不能者則民勸也疏季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

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

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

何云子曰云者答使為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

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

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也云孝

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

盡竭忠心以奉其上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

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

而吾善年長流卷之一 二二七

○重臣曰蓋是孔子之
遊世也書之意則謂
大哉孝子惟有孝
則友于兄弟如此
則兼政之日孝弟
之義宜施于此孔子
之意乃云在家能
孝弟則是亦為政
也何為以居位與政
而為政乎蓋論本朝
不可任也何其為為
政為為二字上為虛
字下為實字左傳
子產聞子及卒哭曰
曰吾已無為為善矣
為為二字其義於
是了了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
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
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
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註苞氏曰或人以為居位

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註苞氏曰孝于惟

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

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疏或謂至為政○

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

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並尚書言也引

書以證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

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

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子在閨門當極孝於父母

而極友於兄弟若此孔子正答於或人為政也

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為政也

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

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

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人貴官位而不存者為政引

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者為政引

子言于此註苞氏曰至同耳云云孝于兄弟

是善於兄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所以互

見之也云施行云云者行孝友有政乎

道即與為政同更何所別復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

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其禮可準知也何唯
當代十世而已其禮
則仲尼亦焉識之矣
百世非謂百代也公
羊膺曰遠祖者教
也乎九世矣猶可
以復言乎雖十世
可也百世即是義
也

疏 世謂十代也。子張問至知也。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
不可得。逆問孔子。以不乎。云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
法。不可得。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爲後代。可知之證。
前。言殷代。夏立。而用夏禮。及損益。亦有事。可知之證。
也。而。知也。云。周。因。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
得。而。知。也。云。周。因。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
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事。可。知。也。云。殷。立。亦。有。因。殷。
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亦。以。後。假。令。也。或。有。繼。周。而。王。者。
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者。兩。時。周。
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言。或。者。兩。時。周。
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
殷。所。因。於。夏。之。綱。領。故。云。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
事。爲。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
信。也。爲。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火。爲。禮。金。爲。義。水。爲。智。
信。也。爲。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火。爲。禮。金。爲。義。水。爲。智。
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爲。禮。有。仁。有。嚴。斷。之。德。爲。義。
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爲。禮。有。仁。有。嚴。斷。之。德。爲。義。

信。有。照。子。之。德。爲。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暫。
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
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
所。損。益。謂。文。質。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爲。教。者。則。次。
改。質。文。必。以。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興。廢。興。更。遷。故。有。
代。之。君。必。以。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興。廢。興。更。遷。故。有。
君。則。復。文。必。以。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興。廢。興。更。遷。故。有。
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爲。
政。所。始。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
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也。案。大。傳。云。
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
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又。云。夏。以。孟。春。爲。正。月。殷。以。季。
冬。爲。正。月。周。以。仲。冬。爲。正。月。又。曰。夏。以。孟。春。爲。正。月。殷。以。季。
尚。黑。以。平。且。爲。朔。殷。以。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鷄。
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也。鷄。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
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二十一

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乎甲而出
 皆黑人也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
 之時萬物始芽而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
 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
 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但改日月也
 耳日月右積日故正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
 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
 質地周及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
 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
 舊問云夏用建寅為正物初出也通云黑物初出
 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
 遠望則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一日之中天有青
 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一日之中天有青
 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是三代時
 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統
 猶天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
 猶天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

帝嚳為地統帝堯為地統周為天統三正相承若連
 統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為始者三才須人乃
 環是故舉之始也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萬
 成始故舉之始也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萬
 王始故舉之始也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萬
 物不相齊莫適所統也○**註**馬融曰至知也云物
 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而不變者
 也云勢數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
 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
 德顯項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
 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其有因有變各
 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
 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註**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

疏

子曰至勇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欲非禮。人若非已，祖考而祭之，是為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為也。見所宜為之事而不為，是無勇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八佾第三

疏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

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辰若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

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

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

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

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疏三家至之堂云

又譏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

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

使樂人先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

祭竟亦歌雍詩以前是記祭饌之言此是孔子語也

云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

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侯也

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

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

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

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

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天子

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天子

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設此

僭魯也註馬融曰至者也云三家者謂仲孫

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季孫友

也仲孫是慶父之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

論語集解卷之二

三

氏並是桓公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
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家
是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
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者天子徹祭所
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
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
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
也○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
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
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
云今三家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此也
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
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
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疏此子曰至樂何氏

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
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
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
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
而故歎之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

易不如哀戚也疏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

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
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
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
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易也，戚哀過禮也。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以誠當時也。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苞氏曰：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疏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賤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有君無禮也。

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注馬融曰：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注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注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疏季氏旅至放，於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

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注馬融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
 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
 季氏濫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
 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
 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
 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者曾之言之則也乎助語也
 孔子曰林放之問禮本况泰山之神聰明正直也
 而合敬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欲此非禮之食則
 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欲理豈可誣罔而祭
 之禮也云則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
 者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
 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

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

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馬融曰多

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疏子曰至君子此章

子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
 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
 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
 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以有爭者古者生男
 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
 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
 侯並貢士於王試之於射宮若形祭者進其節
 此樂而中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節
 爵士若射不中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節
 者黜其君爵士此禮樂而中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節
 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
 許有爭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

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
已決下堂猶揖讓不怠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
而飲者謂射不如者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
已勝為能不以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非
不能政是有疾病故也所以禮云君使士酌酒不能
辭以疾懸弧之敬養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
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敬辭也云其爭也
君子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跪受不乖君
不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
○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而飲也○若餘人讀則云
揖讓而升注意則云揖讓而升而飲也○若餘人讀則云
讀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
也君子也○筭猶籌也○射者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
中則以筭表之○若中凡多則筭多故自為矜貴今射
則筭少故云少筭也○凡多則筭多故自為矜貴今射

雖多筭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筭不取自高是君子
之所爭也故云君子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
無後己先人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
收競中已先人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
藝競中已先人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
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擊曰君子於射講藝
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君子與教故
曰君子無所爭也射乎言於射者必君子與教故
爭周官所謂陽禮也射乎言於射者必君子與教故
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
為輕在可讓而重者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
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已所謂禮敬之道哉且
中實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
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
發而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因稱此言
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也
也今說者必於射然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龜田氏曰笑倩美目
盼謂婦人生素容色絕
美也素鉛粉也對時婦
人既施之謂春機公為
弄玉作之若誤矣子
夏以為婦人生素純
夏則何為假粉故以
增麗麗而此詩曰素
以為絢尤可惟鳥因
舉此以問夫子夫子假
繪事以曉之

之證益明矣范
寧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

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

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

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

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苞氏曰予我也孔

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

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

人閔之也巧笑倩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

隣則笑巧而貌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

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然也素白也

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象使成文章也言

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

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

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

繪書也言比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實後須其

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陰映然後必用

白禮後乎者子夏問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

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者

起發也予我也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

○皇田曰禘者王者之大祭也故凡示以帝太傳曰不王不禘

論語集解卷之二

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

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

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又

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曰禘一名禘一名禘

謂為禘者諦也謂審諦昭穆也且灌者梗概而談也

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升禮於必以廟序諦昭穆而

論語集解卷之二

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

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也

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鬮次

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

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之禮為序昭穆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孫為昭而太祖之東而

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

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者敬也子宜敬於父也昭

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禘禮同皆取毀

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

云灌者云云者鬱鬯黃鬱金之草取汁釀黑拒一

曰拒鬯也若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

為鬱鬯也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裡

龕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

論語集解卷之二

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

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地以求神也

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鬮次

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後逆列已

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者隨爾時所見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之禮為序昭穆也○註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

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孫為昭而太祖之東而

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

論語集解卷之二

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瓚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謂以圭瓚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為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為君。則僖為臣。事閔。閔薨而僖立為君。僖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復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禮曰。知其說者。即知禮者也。知禮者之於治天下也。必先明禮義正人心。分政之。賅指以王法。魯魯如禘而收其祭。誅借。亂尊王室。正一王之入法。而已。故曰。如示諸掌。謂其易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

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疏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子曰。不知也。者。依舊說而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則魯非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

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此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註**孔安國曰。至。諱也。○臣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

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疏祭如至不祭。祭如不在者。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為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類如存。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所好樂嗜欲事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祭神如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

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

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

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

罪於天。無所禱於眾神也。疏王孫賈問至禱也。○

此世俗舊語也。媚。趨向也。與。內也。謂室中西南角

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恒尊者

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

外。而實要為眾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與

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與雖

專。而無事也。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與雖

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已。如人之媚此

使孔子悟之也。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

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

為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

祈禱。眾邪之神也。○註孔安國曰。至之也。○云王

孫賈備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也。○云王

是時仕衛為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

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已。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

之也。○註孔安國曰。至神也。○若不依注。則復一

釋。藥。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

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

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

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

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疏子曰。至

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代。也。監。視。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

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
 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
 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不中故孔子謂
 之云射不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不中故孔子謂
 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一隨其強弱為
 品使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一隨其強弱為
 弱三科與古為異此不明古則一事也云古之道
 者射不主皮及為力不同科二事也皆為古有道
 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
 射有五善者引周禮也○
 志和則身和志和體和志和體和志和體和志和體和
 儀也者則身和志和體和志和體和志和體和志和體和
 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
 於質即中質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
 樂言雖能中質而捨節頌必合雅頌者射時有歌
 合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為節射大夫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為節射大夫

聽言射節與樂聲合雅頌而巳乃至使射容與樂舞同
 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巳乃至使射容與樂舞同
 與相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射
 會也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鄉射有三侯即射
 棚也謂棚為侯者天子鄉射有三侯即射
 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也尚書云侯以
 明之是有三侯也云熊虎豹用此三獸之皮各為一
 侯故有能射熊也所以用此三獸之皮各為一
 射之示能射熊也所以用此三獸之皮各為一
 猛虎諸侯能射熊也所以用此三獸之皮各為一
 隨語便無射熊也所以用此三獸之皮各為一
 別義也無射熊也所以用此三獸之皮各為一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鄭玄曰牲牲曰餼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

愛其羊。我愛其禮。注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

也。羊亡。禮遂廢也。疏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

且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

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

復告朔。以至於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

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禮久廢。而

餼云。子貢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腥羊也。禮

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而我無復舊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有禮者。是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注孔安國曰。時事君者

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疏于爾時。臣皆諂佞

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

翻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論語集注義疏卷之二

十六

牲生曰餼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

熟曰饗。腥曰餼。生曰宰。而鄭今云。牲。繫養者曰牢。

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

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政是殺而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

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為朝享也。鄭

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

禮。告朔。應不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

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

不視。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

貢當於定未及哀時也。然謂月且為朔者。

朔者。燕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云定

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者孔子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

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云

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為政風之美耳非為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窮而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季充曰哀窮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傷也○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道不得此人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為淫其色也寤寐思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
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
疏 子曰至禮也○云管

者齊桓公之相管夷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為管仲也
器者謂管仲識量也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
孫綽曰功有餘而德不足以道觀之
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慳儉故問云儉乎或人問孔子云
仲娶三國九女為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
娶三人又小國之妻來為媵亦媵隨夫人之來為媵又
妾二人又小國之妻來為媵亦媵隨夫人之來為媵又
三國以一人為正妻二人也媵夫婦從為妾也管仲是齊

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有三歸也又諸侯國
大夫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攝為一官若大夫則不
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仲是大夫
而立官各人須攝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女多
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為故云焉得儉也
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問然
猶如此也云曰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
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
別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
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為之諸侯尊
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為之今黃閣板障是也卿
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立屏故在庭
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而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
亦樹塞門云邦君為云云者又明失禮也諸侯
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也諸侯
土為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
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為

及也。云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為之。故云亦有反。及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答也。孰謂乎。然孔子稱管仲此事為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謂為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圓足。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公之病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狹。仁大勳。弘振風義。遺近節於常年。所謂君子行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已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未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為小也。○**註**苞氏曰。至儉也。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註**鄭玄曰。至坊上。

○云反。坊及爵之坊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西東。壁其柱。盈而。立。故謂柱為楹。東柱為東楹。西柱為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為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黃閣用板為扉。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郭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故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坊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

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

疏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

和諧也。傲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

矣。註縱之以純如。傲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

於三者也。疏子語至成矣。云子語云者。魯大

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崩壞。正音

故云樂其可知也。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

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如也者。從正樂初奏。其聲翕

習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正樂也。言正樂始

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聲。則純如一而和諧。言

不離析散逸也。云傲如也者。言雖純如而如。其

儀封人請見。註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

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

將喪也。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

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也。疏儀封至木鐸。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

人為封人也。時孔子至衛。而封人是賢者。故請諸

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肯為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不與之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地者。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子何患於是。向為封人通聞之。弟子而語之。喪猶出也。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此失乎。必不亡。三子。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極必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亂必應復興。與之。寄。政。當在孔子。言今聖道將興。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故用孔子為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哉。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假斯人以發德音。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

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註**。孔安國曰。至下也。○**釋**。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疏**。子謂至善也。○云。子謂韶盡美矣。又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

鄰為里四里為鄞五鄞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
 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
 仁者博施濟眾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
 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問仁亦美可知也云擇
 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美遇惡則惡
 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遇惡云
 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
 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以仁鄭玄曰
 至善也○文云美而注云善者未美未
 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為

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

安仁註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也疏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
 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
 必斯濫為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長處樂者
 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
 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仁之
 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
 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
 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
 之若於我有損則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利乃
 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

審人之好惡也疏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能佞故

人也。難也。仁而不佞是也。○孔安國曰：至惡也。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

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

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

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以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

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

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疏子曰：至於此，云富

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為池所崇敬，財多則為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為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者，乏財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為人所欺，陵貧則身困。

凍餒此二事者為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
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
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其理之常道也今若有
道而身及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
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
更作非理邀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
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為君子者政由我為
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
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
食食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間亦必心
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
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
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
必心不違於仁也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
有至之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己分
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願愿安貧不更他方

橫求也○
也○僵仆猶倒路也
也○顛沛僵仆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

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

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

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為仁故云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
疏子曰至見
 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
 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仁者亦不見一人
 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
 不仁而已憎惡之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
 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無以尚之者尚
 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好仁者則為德之上無復德可加
 猶加勝也言若好仁者唯仁無物可以尚之也云惡
 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者唯仁無物可以尚之也云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者即好仁者故云其為仁也云惡
 憎於不仁者加乎其人身者此是惡則不仁者之功也云不
 使不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
 既不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
 非言惡不仁之事加於己身也云其於仁者
 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
 曰使不仁者之人以非理加於不仁者之身也
 欲使不仁者之人以非理加於不仁者之身也

是以為借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
 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
 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
 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
 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仁之則力必足
 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後
 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
 行仁者特是未嘗聞見耳○世中蓋亦當有一日
 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見也○誣猶調
 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為調也君子可見欺不可誣故
 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

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
 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

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懷惠者

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

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

安之不能遷也疏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

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

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

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

風博通下民不但及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尊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

樂其在俗隣國相望而仁政感民猛虎之至也是以

犬王在岐下輦成都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鍾儀懷

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法也君子之小人安於法

例也疏云君子懷刑者刑之法也言君子之小人安於法

則也疏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

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

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

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

也疏孔安國曰重遷也疏重猶難

也疏以遷徙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

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子曰

怨者疏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

能用禮也。疏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為國乎。

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

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

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

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

能盡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未。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違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子曰

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

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

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

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知也。故云不患莫

才伎使足人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

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云

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

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

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

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

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

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

執一統眾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

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認問也。云子出

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答。竟後。而孔子出

戶。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

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不

忠恕而已矣者。曾子答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

謂盡中心也。怒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同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者。其唯恕也。行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疏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礪與

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疏子曰。至

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致極而諫。雖獲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額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已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命吾美耳。幾諫。卷之二。三十一

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疏鮮子曰至鮮矣。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孰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疏**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

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

鄰。是以不孤也。**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言人有

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善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隣也。**註**方以至孤

也。鮮為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

數。謂速數之數也。**疏**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

而見君。此必致取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危辱。朋友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也。絕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謂

言言集解卷之二

